

你最想象不到的
声色犬马、纸醉金迷荒淫生活

全景式揭露
好莱坞娱乐圈潜规则

Red Eye Blues

红眼蓝了

[美] 乔伊斯·艾尔伯特 / 著 雷人 / 译
Joyce Elbert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红眼睛蓝了

Red Eye Blues

[美] 乔伊斯·艾尔伯特 / 著 雷人 / 译
Joyce Elbert

HONGYANJING LANLE

重庆大学出版社

Copyright©1982 by Joyce Elber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眼睛蓝了/(美)艾尔伯特(Elbert,J)著;雷人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11

书名原文:Red Eye Blues

ISBN 978-7-5624-7689-4

I. ①红… II. ①艾… ②雷…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93847号



红眼睛蓝了

【美】艾尔伯特(Joyce Elbert)著

雷人译

策划: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熊佳树 版式设计:龙珊珊

责任校对:谢芳 责任印刷:张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 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三达广告印务装璜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940×1360 1/32 印张:17.5 字数:455千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689-4 定价:49.8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I

纽 约

1

珍妮有个情人，这很平常。她的情人有个妻子，这也很平常。而异乎寻常的是，几分钟之后，这三个人就要在一起共进晚餐了，他们彼此都十分清楚他们之间的秘密（当珍妮在曼哈顿公园大道上打出租车时，她意识到了这一点）。

为什么珍妮竟然同意了这场疯狂的 folie à trois^①呢？

这是情人麦特邀她去的，而且似乎只有应邀赴会才是合乎礼貌的。殷勤礼貌、和蔼可亲、落落大方，这全部美德都是长期培养的结果，先是她勤勉的父母对她的灌输，接下来又在纽约一家最优秀、最有声望的女子学校里得到了十三年的造就。而珍妮却希望自己更加离经叛道，更加古怪脱俗，更加富于狂热的冲动。

在纵酒的日子里，她就是十足的那副嬉皮士样子，皱巴巴的华丽绣花绸衣，整日散发着劣等白酒的气味。可是，据各种各样的说法，当她还未摆脱酗酒对她的折磨的时候，她还是个十分令人讨厌的人。看门人还在讲着，一天夜里，她喝得烂醉倒在电梯旁昏了过去，身上只穿一件貂皮披肩和紫色的系带超短游泳裤衩，以及她又怎样奋

① 法语：三角宴会。

（本书的全部注释为译者所加，不再另加说明。）

力地打要把她背进她自己房间的看门人。

要不是第二天看到守门人腿上一块块被她打青的瘀痕，她根本就不会相信的。要是她穿的不是富有肉感的、一切暴露无遗的透明紫色裤衩（以往她穿的是稳重的棕色、黄色或褐色），她更会加倍地不相信的。紫色是珍妮秘密的、想入非非的颜色：她代表着一切，从享乐主义到色情以及一种傲慢的“谁说我什么都不在乎”的态度。但事实上，她又常常特别介意——介意到见鬼的程度。所以，只有当她处于半昏厥状态或失去抑制时，她才穿这种紫色的衣服。

经过两年戒酒后的今天，她又试图再体验一下过去那醉酒的滋味，但又绝不再堕入酗酒，直到现在，她还没有放弃这种希望，无论如何她是不会放弃这种希望的。因为珍妮总是心存疑虑：在那个披着谨慎的、保守的布里利私立女中^①外衣下面的某个地方，似乎潜伏着一头古老的病魔，它在等待着冲出牢笼，随时扑向一个毫无戒备之心的世界。

“去 68 大街，麦迪逊大道旁边，”她告诉出租司机说，“就是那家法国‘乐吧’餐馆，车费听便。”

“你爱吃蜗牛吗？”司机挑衅似地问。

“当然啦，”她尽量拿出一种美滋滋、毫不示弱的口气，“你不爱吃么？”

“蜗牛太涩了。”

出租司机捧起一张又软又粘的意大利烤馅饼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他的名字叫奇科·格罗斯伯格。一切都是那么恰如其分的异教徒味，珍妮真想放声高唱“我爱纽约！”但是，她没有唱出来，而是打开车窗，放出了车内蒸汽中的胡椒味和薄荷烟味。

那是四月，春天的气息正浓；不过她又想到在这个充满卑鄙暗杀的城市里，四月该是多么的吉凶叵测。明天可能下雪，而明天她

① The Brearley School, 1883 年成立的非盈利私立女子中学，《福布斯》“美国最佳中学”排名第 4。位于纽约曼哈顿上东区。珍妮曾就读该校。

就要离开这儿了。她就要到被玷污了的洛杉矶去了，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到那儿去。这独角旅行的前景又一次使她充满了惶恐。她还从未单独旅行过，而且对于随身应带些什么衣服，给房佣开多少小费，以及宾馆早餐没有葡萄干麸剂时该怎么办之类的事，她都一无所知，而没有这种麸剂，她一天也过不下去。说实话，她真想不惜一切代价来收回这次洛杉矶之行。

她可以给康苏拉拍个电报，就说自己患了脊髓灰质炎。

当出租车沿公园大道急驰时，珍妮突然笑了起来，因为这车差一点撞上一个穿着老式西装的男人，那人正穿着一双桃红色旱冰鞋和出租车同向滑行。为什么她总觉得必须把那些站不住脚的借口戏剧化呢？有一次，当她想按牙医指定的时间回医院就诊时，她竟装出一副家里突然死了人的样子。

“我知道，这是万不得已才这么办的。”她对护士说，激动得声音都颤抖起来，“可我怎么也得参加这葬礼啊。”

“没什么，”护士冷冷地说，“这种事也是有的。”

“这个姑妈最疼我了。她死得太突然了。”

后来连珍妮自己也感到，她这谎撒得太无聊了。她根本就没有姑妈也没有姨妈，她的父母和她一样都是独生子。不过，眼下这事她用不着再说谎了。她可以打电话给康苏拉，把这一切实打实地告诉她。

“康苏拉，说实话，这独角旅行把我给吓坏了。我不喜欢住宾馆，我听到的一切有关洛杉矶的事，我都不喜欢。在洛杉矶办一次展览，对于纽约这些势利眼的艺术批评家们，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们认为洛杉矶是地方主义的前哨，所以，为何不把首展晚会取消呢？”

不，那是永远办不到的。那样会伤害康苏拉·雷恩金的感情，她会恼怒的。她已做了很大的努力并付出了相当的代价，邀请了洛杉矶上百位热心文化的人士参加这次鱼子酱香槟酒庆祝会。很明显，她想从这次庆祝会中得到回报。

“我的画商对他们司机服装的设计都比对德·基里科^①画廊更关心。”康苏拉最近给珍妮来信说，“她们对于文化的疯狂都变成了一种表演，而这却不无好处。他们花钱买油画，而且油画越贵，他们就越高兴。告诉你吧，贝佛利山^②的人们可不信仰那种摆穷的处世哲学。他们有钱穿在身上，挎在脖子上，戴在指头上，花在墙上、轿车上、‘极可意’^③按摩浴盆上、网球场、弹子房里，总之，是把钱花在显眼的地方。我确信您的展览必定是个巨大的成功，亲爱的。”

当出租车在一个遮篷前（遮篷的下部有一小块儿番茄渍）停下来的时候，珍妮断定已经没有收回洛杉矶之行的余地了。她要赶到那儿去，且在那儿熬过一周。

“古德曼先生正在等您。”这家纽约新开张的法国餐馆的总管走过来，向珍妮的棕黄色“霍斯顿”牌紧身上衣默许地点了点头，然后把她领进了一个光线柔和的房间，房间里每张桌子上都摆着新采的鲜花。

“请随我来。”

一路上，珍妮遇见了两个上过《时尚芭莎》^④杂志封面的模特儿，《采访》杂志社的一位记者，一位身着俄罗斯黑貂皮大衣、裹着蒙大拿皮绑腿的来自棕榈温泉的社会名流，一位汽车大王和他的南美洲情妇，一位即将卸任的电视新闻主持人，一位美国参议员（他是那么漂亮，足以当一位电影明星），还遇到一位十五六岁的电影明星（她以和她母亲的情人有暧昧关系而闻名），一位秃头的化妆品店的经理（女性——她戴着假发），以及一位英国的毛发学家（为了生发，纽约的人们都去向他求助）。

① 乔治·德·基里科 (Giorgio de Chirico, 1888—1978)，意大利超现实主义画派大师，生于希腊东部的伏洛斯 (Volos)，由西西里裔的父亲和热那亚裔的母亲养育成人。他是形而上派 (scuola metafisica) 艺术运动的始创人。

② 贝佛利山庄, Beverly Hills, 美国加州洛杉矶市一小城，位于世界著名影城好莱坞西南约 5 英里处。好莱坞明星的聚居地。

③ Jacuzzi, 美国 1956 年创立的世界顶级搅水按摩浴缸的品牌。源自意大利 Jacuzzi 家族。港译“爵士”。

④ Harper's Bazaar, 全球最为著名的时装杂志之一，创刊于 1867 年，是全美第一本时装杂志，现今全球拥有 19 个国际版本。

麦特正独自一人坐在那儿摆弄着他的烟斗，这是他从不离手的道具。他身穿灰色西装，上面的蓝条纹已经有些褪色。珍妮对这件衣服是非常熟悉的，她的脑海里还能浮现出她和麦特艳遇时，这件西装被匆匆抛到她的一张油画帆布上的情景。麦特没想到这油画帆布是湿的，西服给弄脏了，他花了四十美元才最后把这西装上的污渍除去（后来他说他根本就没在乎这事）。洗衣商的活计还不怎么样，只要仔细一瞅，珍妮还能看出一块不明显的黄色的污迹。说真的，她和麦特·古德曼堕入情网的时候，正是一年前她深深地陷在孀居的不幸之中时。

“宝贝，你可真漂亮。”麦特站起身来，郑重其事地在珍妮的面颊上吻了一下，“你这身打扮，真讨人喜欢，真是太……太……纽约味了。你该明白我的意思吧。”

麦特的意思是说，珍妮的装束在东部（只有在这种地方，东部人才拿这当回事）算是时髦的了。像她这身打扮的女人，纽约人就会当她是名牌大学生，出身于特权白人家庭，举止高雅，家财万贯。那正是她，确实的，她沮丧地想着，尽管麦特的话听起来像是对一个陌生人的描述。

在珍妮自己的心目中，她只不过是个作画的人，绘画是爱好的驱使，借它来迫使自己按时起床，但是，她并非是一个为了付房租才不得已绘画的人，而一个东部人地位的高贵与否，就是由世人如何看待她来决定的。

“来点梨汁？”麦特问。

“那就再兑点酒，来个双料马丁尼酒吧。”她说着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

麦特的眼里充满了惊慌，接着，他笑起来：“刚才，我还真当你是说正经话呢。”

“是的。有点儿。我真不知道在戒酒这么长时间之后马丁尼酒会是什么味道。但你沉住气，我不会真的去品尝的。梨汁就很好了。”

他松了一口气。

天哪，他们多么憎恨变幻莫测的女人啊，珍妮这样想。

“一瓶梨汁和一杯白博乔乐。”他对总管说，“请把菜单拿来，尼勒太太也许要点开胃的东西呢。”

麦特的体贴使珍妮很高兴。他知道由于珍妮是饮酒过度又恢复过来的，所以看到别人喝酒，她也想来那么一两口。彻底戒酒也许是她平生所干的最聪明的一手。无论从她的外表，还是她自己的感觉，她都比过去百分之百的好多了。不仅如此，她的困境还引起了男人们对她强烈的保护感。他们想照料她，保护她不受痛苦的折磨，同时，她能够摆脱掉这要命的酒瘾，也使他们打心里佩服她。总而言之，他们对她是好极了。他们处处都像女权运动兴起之前男人们所干的那样。

“安娜贝尔在哪儿？”她问。

“她马上就到的。她要从查帕阔^①开车到这儿来。我想先和你单独谈谈。”

“干吗这么一本正经呢？”

“这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他点着烟斗，抽了三小口，“事情是这样的，珍妮，我想和你结婚。”

她万万没有料到这一点。这突然的求婚使珍妮感到不快，感到困窘，这种困窘再一次使她感到吃惊。

“可你已经是结了婚的人了。”她答非所问地说。

“一点不错。三十年也够可以的了，我想散伙了。是的，珍妮，我想同安娜贝尔离婚，然后和你结婚，假如你乐意嫁给我的话。”

她不知道该说什么。所有她心里能想出来的就是，当你孀居时同一个男人卷到一起的话，这种事情是必然要发生的。再就是当荣华富贵与爱神发生了对抗的时候，这种事情也是必然的。

“你和安娜贝尔谈过了吗？”她礼貌地问。

^① Chappaqua，美国纽约州北部的县。

他注视着烟斗，说：“还没有。”

“你认为不应该告诉她吗？”

“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麦特除了成功地在信托投资公司任总经理外，他还获有一个法学学位，那是在哥伦比亚上“夜大”获得的。论到谈判，他可是雄心勃勃，遇事决断，精明敏锐。眼下，他又在同珍妮谈判，而珍妮却感到像堕入陷阱一般，毫无防御之力。她是从来不善于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这看起来该有多奇怪呀，过了一会儿，珍妮心里想。这个男人在向她求婚，又不是以告发她相威胁。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不同意，你就不告诉安娜贝尔你要和她分手，是吗？”她追问着，“你就是这样和她过下去，是吗？”

“这方面我还没定下来。”

“换句话说，你是想在甩掉你的妻子之前先摸清我的底。”

“我可没那么说。我是说，我还没拿定主意，万一遭到你的拒绝我该怎么办。我想，那就要看你是否答应我了。”

他真的认为珍妮会答应他吗？这很难说。他的态度既克制又冷静；作为一个实业家，他已经学会了如何把无数的疑虑隐藏起来。然而，近来她发现了他盔甲上的某些纰漏，不过，她还没有鼓足勇气把这些东西公开摆在他的面前。

“麦特，你明白，这太不正当了吧——？”

他的恼怒终于露了出来：“什么不正当？”

她踌躇起来。这些日子麦特老是爱发怒。她不想破坏他的情绪。然而……

53岁的麦特却断定他的生活已经枯燥乏味，妻子已经老朽呆笨，而他也一天老一天。他开始大量服用活血养性的维生素E，还进行了头发移植，他越来越感到他的工作简直讨厌死了。太单调、太枯燥——甚至连做梦他都在想着如何把德国马克投资到蒸蒸日上的美国化工公司上去——太讨厌了。

为了躲开办公室的工作，他开始利用下午的时间去看电影，并且琢磨着什么样的事情可以使他兴奋。在看电影《午夜巴塞罗那》^①时，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拍电影！他立刻看到大大小小的钞票从影片里向他发出挑战，真是不容置疑的魅力，一个成为像大卫·O·塞尔兹尼克^②和塞缪尔·戈尔德温^③那样在文艺世界中富有创造力量的机会。他立即停止接受任何新的金融委托人，把现有的一部分利润较小的委托业务转让给他的一个下属伙伴，这样来为他的最新选择开路。

这件事并不像听起来那么渺茫。麦特认识了珍妮之后对她说。而那时麦特正处于这些大变动的高潮之中。由于他的信托投资公司是专门从事德国货币在美国银行、股票市场和保险业方面的投资业务，所以，多年来在德国的科罗茨公司他一直是很吃得开的。这样就不难纠集一个乐意在美国电影业进行投资的柏林免税公司。

几个月之前，麦特获得了他女儿罗莉写的一部电影剧本的买卖权。这是一部十分引人入胜的、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传奇故事，剧本名为《迈阿密吐司》。罗莉的前几个剧本已经使她声名大振，她也被认为是电影界的一位非凡的青年天才。而且一直到目前为止，罗莉都是万事如意的。

可是当德国人读了剧本之后，他们却说它伤感味不浓，柔情也不足。德国人声称，只有对剧本进行修改并且由麦特签订合同确定了扮女主角的明星之后，他们才肯对这部片子的拍摄承担财政投资。作为总制片人，麦特很快就了解到，如果物色不到有地位的导演就很难找到明星，如果没有明星又很难物色到可靠的导演。如果他听

① Coming Home, 美国 1978 年上映，简·方达主演的战争故事片，另译《回家》《荣归》。

② David O. Selznick (1902—1965)，美国好莱坞黄金时代重要制片人之一。他最成功的作品《乱世佳人》（《飘》1939），获奥斯卡最佳影片等 10 项大奖，随后第二年又以《蝴蝶梦》获得同一奖项，创下了奥斯卡获奖的纪录。

③ Samuel Goldwyn (1879—1974)，美国电影大亨，美国电影史上最杰出的电影制片人，米高梅等数家电影制片厂的创始人之一。

说过世上有难死人的事，那这回他就碰上了，真是“第22条军规”^①！

后来，他想起了曾导演过罗莉的前两部影片的那位导演，他导演的那两个片子都还赚了大钱。请他出马怎么样？他是搞创作出身，又同罗莉合作过，也许，罗莉能说服他帮助把剧本定稿并导演《迈阿密吐司》，以毛利的绝大部分作为对他的报酬。虽然麦特并不乐意放弃这些利润，但他觉得要得到一位真正的支持者，这是最合乎逻辑的途径了。使他高兴的是那位导演应允了，但马上又使麦特懊恼的是剧本还没修改几页，这位导演竟由于突发心脏病而毙命了。

接替他的是一个没有名气的英国导演。在剧本修改问题上，他和罗莉达不成一致的意见，麦特就迫不得已解雇了他。最后，麦特又无可奈何地聘用了一位一度负有盛名而现在落伍了的导演。他原来导演过的那些片子曾被认为是好莱坞的经典片，此人即布兰奇·马洛礼。麦特要把赌注押在布兰奇过去作为女星导演的名声上，来帮助他诱感到一位女明星，并且把资金筹措到手。上一次他去洛杉矶时，他已经告诉布兰奇要把剧本修改得更感伤。

“你猜怎么样？”麦特曾愤愤地对珍妮说，“这一回罗莉和布兰奇对修改意见又不一致，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比同那个英国人吵得还厉害。全怨我。我把她养大成人就是为了让她们自立。这就是报答。”

“要是布兰奇能单独修改《迈阿密吐司》可能就好一点吧。”

“要是希特勒不出世就好了。没法子！”

“你是说这是不可能的吗？”

“并非是什么不可能，”麦特厉声说，“你只是不明白其中的底细。”

“要是你告诉我，我不就明白了吗？”

麦特不肯承认在这件事上罗莉占了他的上风。麦特想让珍妮认为他主宰着她的命运，他是一个完美的、乐观的、排除万难的大师。

① Catch—22，语出美国作家约瑟夫·赫勒的黑色幽默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1961）。该词经常被用来形容任何自相矛盾、不合逻辑的规定或条件所造成的无法摆脱的困境，或者跌进逻辑陷阱，等等。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影片也于1970年上映。

长期以来，珍妮确是这样想的。但是她最近意识到有些不对劲。他急躁易怒、沉默寡言。也许，他要成为电影制造商的梦想，并不像她原来想象的那么切实可行，也许，他企图一次要改变的事情太多了。

现在一想到他这突然而来的热情，珍妮就感到惊惧。这热情究竟可靠不可靠？究竟能持续多长时间？比如说，同安娜贝尔离婚再和她结婚——会不会仅仅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个狂热的冲动呢？三日新鲜一过，他又会讨厌起她来呢。

她正要问个究竟，服务生进来了！手里端着饮料和两个用金丝带缠着的大簿子，看上去就像《解放黑人奴隶宣言》^①，原来就是菜单。

“怎么样？”麦特凝视着她，“我们接着谈，看在上帝的面上，谈一谈嘛！”

“我不知道说什么，你把它说得这么轻描淡写。”不幸的是，她的雪梨饮料真喝出点味来了。对口不对口，毕竟还是汽水。“婚姻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你是知道的。”

“知道，知道，我最近一直在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我认识到了它的严肃性。可是，不论我怎样看待这件事，我知道，同你结婚总比和安娜贝尔过下去要幸福，要幸福得多。那您以为怎么样呢？”

一想到将来成为麦特的妻子，她就陷进了恐惧的境地。她甚至怀疑自己即便是把嘴张开，她也说不出一句话来的。她努力地张开了嘴。

“问题是，我会更幸福吗？”

^① 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指1863年1月1日美国总统林肯发布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2

“你会不会更幸福？”他凝视着她，就像是她疯了一样，“你在说些什么？对于嫁给我比你孀居会更幸福，你还有什么怀疑吗？很多时候我一点都不理解你，珍妮。”

“你说得真对。”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不相信，如果我再结婚我就会更幸福。我也许会受苦的。”

“这可就荒唐了！”

“为什么？你就认定，每个女人只要结了婚就会生活得好吗？”

“是的。尽管听起来这是非常非常老朽、非常非常陈腐的看法，但我认定正是这样。”

即使他是正确的（珍妮对此是强烈怀疑的），还有一个要看碰上什么样的丈夫的问题——此刻，就是他。难道他还认为自己是真正第一流的男人吗，移植的假发，堵过的痔管，而且不能趴在她的身上（这并非是他不想，而是因为他不能用鼻子呼吸）。男人是不可信的，珍妮认为，他们打心眼里就相信，主动向女人许婚是世界上最辉煌的礼物。他们对这一点是如此深信不疑，所以，连女人们也随着相信它了。不然的话，为什么到处都在流传着“捉丈夫”这样令

人讨厌的话呢？因为男人们把他们宝贵的高不可攀，当成了值得女人们拼夺和竞争的东西。

“快，他跑那儿去了，捉住他！”

“我想，你是爱我的。”麦特说。

这真是极端利己主义者给人的最沉重的打击。

“我的确爱你。但你的求婚太出乎我的意料，太突然了，我觉得我们还是照老样子下去为好。”

“也许，对于你是那样，对于我则不然。我早就不喜欢我们那一套了。在我感到十分有把握之前，我没有打算过早地行动。而现在，我胸有成竹了。”

珍妮打开菜单，看着上面列的开胃品。小蚵、牡蛎鱼子酱、洛克斐勒蛤肉、芹菜色拉辣酱、食用蜗牛、葱汤、奶油浓汤——菜单无休止地列下去，不但没吸引力反倒令人作呕。当她想起自己将不得不对麦特作出回答时，她感到自己的胃口都倒尽了。

“我需要时间，”她终于说，“我需要考虑一下。”

“这也正是我想让你这么办的。”他拍了一下她的手，“也正是为什么我今天晚上把它提出来。我所希望的就是你在洛杉矶期间仔细考虑一下，回来后给我回话。”

缓期一周。

“只是还有一件事，”这位谈判者补充说，把烟斗放在一边，“如果你拒绝我，那一切就吹了。”

“什么意思？”

“你和我。咱们俩的事。吹了。我不能老是这样下去。你也许会说我是太古板，骗不过我的妻子而不得不付出这种代价。我花了五十三年时间才认识到这一点，但那是千真万确的。”

他在敲她的竹杠。“我认为你并不古板，如果你真认为是那样，你随时都可以改变的。这些日子你似乎在改变许多别的事情。”

“人的某些特性是根深蒂固的，人们对它毫无办法，我是一个道